

魔鬼的名字，是地狱的别名。世上最可怕的东西，  
莫过于魔鬼。魔鬼不在地狱，就在你的身边。

D I M I T E R



魔鬼  
迪米特尔

WILLIAM PETER BLATTY

〔美〕威廉·P·布拉蒂 著  
刘小波 译

奥斯卡最佳剧本奖得主  
《驱魔人》作者威廉·布拉蒂  
凝聚40年写作人生的巅峰之作

美国四大权威书评机构  
一致推荐的终身五星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D I M I T E R

魔鬼  
迪米特尔

WILLIAM PETER BLATTY

〔美〕威廉·P·布拉蒂 著

刘小波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5142

DIMITER

Copyright © 2010 by William Peter Blatty

Tom Doherty Associates, LLC as the original publisher of the w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迪米特尔/(美)布拉蒂著;刘小波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716-7

I. ①魔… II. ①布…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1454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选题策划:方雨辰

装帧设计:瀚 愔

**魔鬼迪米特尔**

[美]布拉蒂 著

刘小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0 千字 开本:895×1270 毫米 1/32 印张:8.5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 000

ISBN 978-7-02-008716-7

定价:28.00 元

纪念彼得



第一部  
阿尔巴尼亚  
1973

(扫罗) 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  
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三日不  
能看见……

——《使徒行传 9: 9》

这是一座距离太阳九千三百万英里，没有窗户、阴冷坚实的屋子，坐落在由众多房屋、小单元房以及纵横交错的街道所组成的、被优雅和希望遗忘得一干二净的迷宫中。审讯官坐在一张坚实的木桌子后面，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现在，他的大脑空白得像一张便笺纸。囚犯的身上散发着神秘之光。长达七天的拷问并没有让他吐出哪怕一个字来。他依然沉默，头垂下去，双手被缚，像是在享受由房屋中间聚光灯所发出的刺眼光束。

“你是谁？”

审讯官的声音软弱得像一株稻草。所有的问题都已经问过了。所有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仅仅这一个问题就让他们问得精疲力竭，好像只要知道了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有关他的一切似的。

“你是谁？”

审讯官等待着回答，一边眯眼看着被汗水弄得模糊不堪的便笺纸上那一道道线条。从自己的嘘气声中，他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以及自己的钢笔在染着黑墨水的橡木桌子上尖利的敲击声，所有这些都正在把他的信心一点点地击碎。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耳朵会不时地抽动几下，有些紧张地倾听着从墙壁那边传过来的微弱声音：鞋子在地上



擦过的声音，一个人被拖着走的声音。他不能确定这些声音到底真的存在，还是仅仅是出于自己的想象。因为在这里，即便是空气中飘浮的微尘都会尖叫。又一声古怪的声音。那是什么？审讯官把钢笔放在桌上，用狩猎似的目光紧紧盯着罪犯：他的表情依然是沉默和无动于衷，好像他已经被永远地嵌进了永恒的时间里一样。他指尖的血水有些轻柔地滴在斑驳的石头地面上，一滴，又一滴。那些指甲已经被人从指头上拔了下来。

审讯官不安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重心。

他低下头看着那支一声不响的钢笔。

“你是谁？”

依然只有沉默。

审讯官用拇指把自己的眼镜稍微推开一点，以便擦一下水汪汪的眼角。他把眼镜摘下来，用一方磨皱了的、有些褪色的、发出淡淡石脑油味道的白色棉手绢仔细地擦着自己的金丝边眼镜。擦完后，他用自己泛着羊皮纸颜色的、略显纤瘦的双手戴好眼镜，朝一个魁梧的施刑人命令似的点点头。

“继续。”他平静地命令道。

施刑人走到灯光下，停下来，轻轻地拍打囚犯的脸一下，之后突然用一根橡胶警棍打到囚犯的腹股沟上。囚犯忍受着，膝盖往下一沉，没发出一声呻吟。审讯官用指尖摸着自己的一个伤疤，苍白的瘦嘴唇张开来，像是马上要咆哮一番。在他橄榄色大衣的领子上，没有任何显示官衔的标志。他的脖子突然感到一阵奇怪的紧张和闷热。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囚犯都已经将他吓倒了。就像那些黑暗沉重的星星，尽管进行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燃烧，然而在远处的观察者看来却没有一丝的颜色一样。

他们是碰巧抓到他的。九月二十五日，一个星期天，在临近北部

山峦的什帕茨小村，一支带着警犬的警察队伍和民兵队正在搜寻企图暗杀安全部长穆罕默德·谢胡的一个嫌疑犯。一名躲在暗处的枪手在城市阅兵游行期间向谢胡开了一枪，然后立即从安全警察指挥处逃离，之后藏到了位于斯库台一个被叫做大鲁西的古老的赤褐色砂石监狱中。他们逮捕了一个来自多姆尼的农夫，经过拷问，他供出了第二个人的相关线索。这个人和他来自同一个村子，一个名叫卡兹姆·拜格的成衣商，据说现在正往南斯拉夫逃亡。搜寻人员马上对可能的逃跑路线实施布控：西至泥褐色的布纳河，北至杜克基尼山脉众多山脊中一条被称作牧羊人小道的环形小道。尽管不期而至的雨水拓宽了河床，但布纳河那翻滚不息的河水依然漫过了它河道上最为狭窄的部分，轻轻松松就向外扩展了两百码的领地；由于很少有阿尔巴尼亚人知晓这条河流，并且由于那条小道和嫌疑人所住的村子是如此接近，于是当局就调拨了足够的人手来搜索这条牧羊人小道：五十八个武装志愿者和三条警犬。他们的跋涉遇到了困难，他们必须气喘吁吁地蜿蜒着爬过由砂岩、石灰岩和页岩所构成的荒凉高地：这片土地都是“被诅咒的地方”。但在这条牧羊人小道上，搜索队却没有发现任何人，于是他们又平安无事地安全转回来。在往回撤的路上，除非是命运在和他们开玩笑，否则他们是不会在这里第一次与囚犯相遇的。一只肌肉发达并异常凶猛的猎犬，因为要追寻树林中的什么声响而走散了，后来，它被发现躺在秋季布满金黄和橙色树叶的地面上，像是睡着了似的，神情极为绝望。它的脖子已经被人打断了。搜索队的头头是一个名叫拉科·贝的年轻铁匠，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感到自己被一种说不清的压力所笼罩，因为他没有办法拥有以这种方式杀死狗的能力。在昏暗中，他呼出的气流像是一道白色火焰。他眯缝着眼睛仔细地看小树林，在山楂树和榛树组成的网络中搜寻着即将走进他命运中的那个人。然而，除了眼前的云朵之外，他一无所获。太阳已经开

始落山了。这片森林经常闹鬼。光秃秃的树枝看着瘆人，让人想到某种邪恶的东西。贝想起了他的母亲。他把步枪扛在肩上以便能从中得到一点力量。然后他离开了这里去了魁勒扎，去执行他的第二个使命：拘捕一个谋杀犯，一个乡村面包师。那时，这一任务还未完成。在迷宫般的道路尽头，他们的搜索将带领整个搜索队一步步接近那个囚犯：他是由命运怀着热切之情写给审讯官的一本书。

对于面包师的搜索注定充满了危险。凶手的众多亲属将很可能竭力抵制对他的搜索，因为毕竟，这项谋杀纠缠了众多原因，而且是已经麻木了心智的世仇的延续。一个丈夫，一个来自米考伊的沉默寡言的男子，从贝塞他的家里拖出他不忠的妻子，因为据本族不成文的法律，禁止在室内施行任何报复行为。于是，那次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朝他妻子的头部开了一枪。之后，那颗安静地躺在她脑袋里的银弹就作为一件事先得受害者兄弟同意的物件，证明了她丈夫的行为可以不被追究。本来事情有可能就这样结束。但这名女子的情人，在犯罪激情的刺激下发了狂，到了那个丈夫的家里并打死了他。由于这个女人的情人和丈夫所分属的两个族群本来就处于敌对状态，因此，那位丈夫的兄弟，一个普通农夫，就施行了他的报复。马上，他又遭到了死去情人父亲的追杀，这个农夫在自己家门前没能成功地避开危险，而在他的家里，有他的妻子以及一个有着粉红色脸颊和棕色眼睛的两岁男孩，他曾经相信贝塞一族的人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如此，在平静了几周之后，农夫和他如山般沉重的恐惧像神经质的鬼魂一般开始充斥整个房间，他经常在想象中听到一种轻柔的脚步声。在那些令人焦躁的夜晚，他常常会听到奇怪的乒乒乓乓声，农夫和他的恐惧由于被长时间地关在一个地方而日渐膨胀，有时他会听到有声音在静静地交谈，甚至有一次，从这些谈话中间还传出了一阵开心的笑声。之后，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农夫从舒适的睡眠中被他山羊圈里的一

阵哀嚎声吵醒。那个声音不停地反复着，仿佛有羊受了重伤。农夫侧耳倾听，确信自己竟然会在这样干巴巴、格格作响的房间里打着鼾睡觉，于是他有些生气地从他那张一动就响个不停的床上爬起来，穿上他的羊毛外套和裤子，然后睡眼惺忪地走进黑暗中照看他的山羊。当然，好的行动并不总是带来好的回报。他爬过在房子和紧迫的哀嚎声所形成的笔直的双重栅栏的第一道栅栏，并没有意识到那个情人的父亲已经狡猾地为他所设置的陷阱。那个复仇者名叫格罗德，是个面包师，长着一双温顺的眼睛，当时他蹲在第二个凸起处，牢牢地捆着一只山羊的一条腿，并不停地扭着山羊耳朵。

但后来不幸发生了，一切都崩塌了，可能是由于疲倦或是心不在焉，或者是因为原先在那里的一根树桩或一块岩石已经被移走了的缘故，当农夫在他去山羊圈的路上攀上第一个陡峭的小丘时，他踩空了脚，猛地开始从山顶朝深深的溪谷滑下去。“我要摔进悬崖了，”他沮丧地想着，然后他大声地喊着，“这绝对不公平。”因为在他的一生里，他的所作所为堪称典范，尽管现在他对人生的变化无常所发的诅咒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危险，但这次对他良好名声败坏的行为得到了及时的避免，当他结束下滑之后，他的头撞在了一块锋利的岩石上。格罗德听到了令人作呕的头骨断裂声，现实马上就使他认识到，他的猎物可能已经死于其他原因，而不是死在自己的手上。当他认清了这个恐怖状况后，他走到死去农夫的旁边，站定，然后跪在地上，这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风湿病那锥心的疼痛，大量的血液从农夫的头上喷涌而出。面包师呻吟着，谴责着上天对他不公。

难道是因为他没有穿上一件有诱惑力的衣服，以便来蒙蔽恶魔的眼睛？难道他没有用手指触摸过藏在他烘烤的每一个面包里的十字架？怎么没有启示告诉他，他的生命会在今晚结束呢？

格罗德把农夫的尸体拖到了他的家，这激起了农夫妻子的反抗，

但是马上，她又跑到附近的村庄，叫醒了那里的医生，把他火速带到自己家里。但这样并没有用，老医生在评估了农夫伤口的情况后告诉他，一个复杂而迅速的外科手术是必须的，否则农夫将在几个小时之内死亡。

“这是硬膜下血肿。”医生解释说。

“这是魔鬼！”面包师心烦意乱地吼道。

农夫妻子急忙给自己祝福了一下。

老医生耸耸肩，离开了。

这个倒下的农夫仍然处于昏迷状态，在自己的床上充满痛苦地呼吸着，并很快开始发高烧，炎症马上就蔓延并下移到肺部，仅仅过了三天，他就一命呜呼了。格罗德忍不住放声大哭。

“是恶魔杀了他！”他大声地说着这一句话。

“是的，仅仅在症状上表现为肺炎而已。”农夫妻子很赞同地说。

在此之后，再没有人对这件事说过任何一句话。

这项不成文的贝塞律法不可能被满足，除非以一个男性的死亡来结束。因此，在那个农夫死去一年后，人们都已经放松了警惕，面包师格罗德又回到了那个死去的农夫家中，他突然见到了他两岁的儿子，他正独自一人在一个梦幻般的田野里玩耍。在那里，在太阳的照耀之下，微风吹拂着比孟加拉光还要生动、还要蓝的罌粟花；在榛树、樱桃树和山茱萸之中，芥菜花和香菜在云雀的叫声中摇摆着，如米迦勒星般的雏菊花瓣白得犹如北极狐。格罗德看着男孩追逐着黑翅蝴蝶，听着远处一个挂在牛身上的铃当的叮当声，想起了他年轻时候的时光，听着小男孩的笑声，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朝着孩子有斑点的眼睛中间开了枪。搜索队曾经的任务就是找到格罗德，这时突然发生了这个囚犯的事。

有些人则认为这件事不是出于偶然。

以下摘自对魁勒扎搜索志愿者头目拉科·贝的讯问简报，记录于十月十日。

问：是什么促使你把进入那所房子放在你们工作首位的？

答：没有什么，先生。格罗德和住在那里的那个瞎子是亲戚，不过他和村子里其他更多的人也同样都有亲戚关系。没有什么促使我们到那里去，上校。这是命运。

问：说话请注意分寸。

答：对不起，先生。

问：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答：是的，完全如此。

问：那么，关于那所房子……

答：噢，那只是坐落于村外的一所房子罢了。在日落之后，我们围着它转了一会儿。当时有点冷。于是我们就破门而入，结果就发现了里面的瞎子。另外还有一个人。

问：还有另外一个人？

答：是的。我们看见那个瞎子坐在炉火旁。另外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桌上摆着很多吃的，很多：白菜，面包，奶酪，羊肉，鸡蛋和洋葱，还有一些葡萄。看到羊肉和鸡蛋时，我明白另外那个人应该是一位客人，一个外地人，所以我一直拿枪指着他。他很可能就是格罗德。虽然那只是我的怀疑。

问：为什么？

答：因为据说，格罗德是一个蓝眼睛，身材细长的人。

问：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答：嗯，那个人的长相符合格罗德的特征。

问：你没有见过那个蓝眼睛，身材细长的囚犯？

答：是的，当然没有见过。那个人长着一双黑眼睛，身材魁梧，  
像一个野蛮人——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问：没什么。那个人有没有反抗？

答：不，他没有。

问：他什么都没有做吗？

答：是的。他低着头，一动不动的。他把一张小毛毯盖在自己的  
膝盖上，双手放在毛毯的下面。

问：他有没有和你说话？

答：没有。从头到尾只有那个瞎子在说话。他问我们是谁，发生  
了什么事情。我把情况都告诉了他。我给他看我们那些人的身份证。  
但是，当这个老人站起来时，我才发现他已经失明了，于是我告诉  
他：“没关系，老大爷。您坐。”其他的成员想要看看那个人口袋里的  
身份证，于是他就掏了出来，我检查了一下。看过身份证后我们知  
道，他的名字叫塞尔察·德卡尼，是来自塞迪的羊奶酪销售商。但我  
觉得他的身份绝没有这么简单。

问：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答：我不知道。我无法做出解释。

问：我现在把囚犯的身份证给你看。你确信自己曾仔细地看  
过吗？

答：嗯，没有。我的意思是，他显然不是格罗德，所以我只是随  
便扫了一眼上面有关的条条框框，然后随便看了一下照片，就还给  
了他。

问：我想请你再仔细看一下那上面的照片。

答：这张照片上的人看起来很细长。他不像那天我见到的人。

问：但是这是他吗？

答：是的，就是他。

问：那么他眼睛的颜色呢？这又说明了什么？

答：这很奇怪。

问：你想说什么？

答：它们是蓝色的。

问：你现在还记得它们是蓝色的？

答：它们是黑色的，就像是放在桶里的湿橄榄。我在来斯库台监狱的路上一直都看着它们。它们是黑色的。

问：很好。

答：你是在测试我？

问：请你继续说下去。

答：这张证件是假的。

问：我说了，继续说下去。

答：好的，我们离开了他们，快要走出去时，又忽然听到那个瞎子很古怪地说起了话。

问：是怎么样的古怪？

答：只是一种很怪的语调。我没有办法来描述它。

问：那么他都说了些什么？

答：他说：“他不是我们之中的人。他是外地人。”

问：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答：我不是很清楚。我们又转了回来，把枪对准那个家伙，我想要老人做出解释。他没有回答。我说：“老大爷，快点告诉我们吧。我的女儿这周末就要满三岁了，我答应了到时候要陪着她的。快点吧，快说出你的答案吧。”那个老头子说：“带走他！”我看着那个家伙的眼睛，然后决定用我的枪迫使他跟着我们。

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答：我不知道。只是一些，一些出现在他眼睛背后隐约的心理活



动，一些内心的挣扎让我这么做的。我有种感觉，他可以杀死我们，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

问：你现在应该很疲倦了，我想。

答：我一直都没有睡觉。

问：我们会谈到这一点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答：我用枪托把他击倒了，我们绑住了他的双腿，然后我们把他带到了魁勒扎的派出所。我们向那里的警察询问，这个人第一次到村里来时是否在他们这里登记过。这是法律规定的。

问：没错，是这样。

答：他们说没有登记过。这就显得非常可疑。我向当地的人民委员和警察局长详细地解释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问：你做得很好。

答：于是那个局长就问了他一些问题。好了，现在那个人不说话了，连一个字都没有说，我们开始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哑巴或是某种低能儿，也许真是这样。但是，他和塞迪的所有联系都被突然而来的暴风雨给刮断了，我们不能找到任何有关他历史身份的线索。尽管这些都成了既定的事实，但是，我们又遇到了好运气。那个时候在魁勒扎来了一个塞迪的商人，一个大家伙，秃头，很健谈；长话短说吧，那些警察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了警察局，然后问他以前是否见过这个罪犯。他说他见到过，不过他也不太记得这人的名字了，但是他很肯定，我们要他看的人来自塞迪。然后，人民委员问那个商人，他是否就是塞尔察·塞不察，那个商人说：“确实，就是他！千真万确！他就是塞尔察！”并且还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怎么可能把他给忘记呢！”然后，他开始很专心地研究起我们逮到的这个家伙来，慢慢地，看上去是一种感到好奇的表情开始呈现在他的脸上，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虽然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但是他刚才显然是做出